

往事如昨

# 篮球小城的回忆

潘云强

读了4月13日《烟台晚报》A16版朱玉成先生的《遥忆烟台“村BA”》一文，勾起我这个老篮球迷美好的回忆。烟台是“篮球之乡”，当年的篮球小城中有半城人是篮球迷，曾涌现出许多的篮球明星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在烟台的市府街和北马路之间有座劳动人民文化宫，由于文体场所少，文化宫也兼具少年宫的功能。作为养正小学合唱团成员，我常到院子里的二楼演艺厅，在全国优秀辅导员王弄箫带领下，进行排练和演出。

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大院北侧有个灯光篮球场。白天，总有人在球场上打篮球，到了晚上，球场内灯火通明，举行各种篮球比赛。运球之人，动作潇洒，急停跳投或三步上篮，球应声入筐，不光投篮的得意，围观的群众也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。从那会儿以后，我便喜欢上了篮球。

那时候，像烟台药材公司、烟台海洋渔业公司、海军炮校等单位都有篮球队，都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常客。每到周末，都有他们的比赛。我最喜欢看海军炮校的比赛，因为他们队中有个身披5号战袍的水兵球员，小伙子长得高大帅气，在海魂衫的衬托下，妥妥的少男少女偶像一枚。

我们班也有几名喜欢篮球的同学，如张君华、李华亭、宫本松等。张君华的父亲在一家单位的工会工作，是个资深球迷，他把单位淘汰下来的一个旧球送给了我们。这个球不是篮球，大小与现在的排球差不多，球是二层皮的，外面的那层皮子破了个洞，留有一个小疤。如果拍到有疤的地方，皮球会偏向不同方向。打球时，我们要带上气筒，因为打不了多长时间球就漏气了，瘪了拍不起来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仍将其视为宝贝。本来我们喜欢去海边玩，自从喜欢上篮球，我们的阵地就转移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。下学后就奔向那里，我们四个人分为两帮，打半场篮球，常常是玩得忘了时间，直到晚上9时大院关门管理人员来撵，我们才悻悻而回。

## 二

1957年，烟台又在大海阳那边建起了工人文化宫。台阶上面是楼房，下面多为一些活动场地，在广场的东北部还建了一个灯光球场。球场最辉煌的历史，是中国篮球巨人穆铁柱1980年前后到这个场地打过比赛。身高两米二的穆铁柱是当时中国篮球第一人，记得那天球场里人山人海，为防止出现意外，负责此次比赛的市总工会从港务局临时抽调50名精干人员参与维持秩序。

当然，篮球场更多的是举办全市篮球联赛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参加比赛的球队有渔业公司、药材公司、一轻局、二轻局、烟台劳动技校、海军炮校、烟台一中、第四五金厂、自行车厂、市机关联队、天成针织厂、水产学校等。其中，以渔业公司和药材公司两支队伍最为出色，他们是

当年的一对冤家，常在决赛中捉对厮杀，冠亚军也多为他们斩获。这些队伍无论在哪里比赛，人们都会蜂拥而至，一边观看比赛，一边争论着场上的情况，高兴得如同过节。后来，球场逐渐增加了水泥看台、焊接了金属长座椅，让大家有了较为舒适的观赏空间。

此外，那时烟台还有个打篮球的去处，不过很多人并不知情，这个地方就是位于东南台子附近的烟台篮球馆。此馆于1958年动工兴建，1959年完工。整个场馆呈东西走向，大玻璃窗户，它先于西南河体育馆建成，是烟台最早的室内篮球场，属于当时烟台体育场（即现在的芝罘体育场）的配套工程。平时，篮球馆都是铁将军把门，如有外地球队来烟台比赛，或是冬天及阴雨天才会开门。1973年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期间，一些省青少年球队曾在此进行赛前训练和热身。

## 三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烟台市篮球队，堪称黄金一代，是烟台人的骄傲。篮球队员来自不同的单位，他们是业余球员，又是草根明星，走到街上都能被人认出来。

像鲁树森，是渔业公司维修车间的主任，此人身高1.76米，身体壮硕，叱咤球场达二十余年，为烟台篮球作出很大贡献。申积正，渔业公司供应科职工，身高1.72米，虽身材单薄，但打球灵活，能突能投能抢，在场上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分球特别拿手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后卫。大老蔡，是我们对队中一名1.9米左右的队员的称呼，此人有点驼背，任职中锋，能防善投，在篮下颇有杀伤力。“羊鼻子”，是当时人们对另一名1.9米左右球员的称呼，此人长得白净，戴个眼镜，外表不像篮球运动员。因其鼻梁高耸，我们送了他个不太雅的绰号。他虽外表文质彬彬，但到了场上攻如猛虎，动如脱兔，而且心理素质好，投篮很准，在一些比赛中往往充当“关键先生”的角色。另外还有一个圆脸的大个，姓甚名谁都忘了，只记得他头发有些卷曲发黄，擅打锋线，是那一代球员中的佼佼者。后期还有一个1.96米的年轻大个，他是球队中锋二人选。

1964年左右，球队又来了个叫王德礼的年轻人，他身高1.84米，虽然身体条件不是特别突出，但训练刻苦，篮球悟性高，后来被中国国家篮球队挑去。这位从烟台走出去的篮球国手，被誉为亚洲“神射手”，在洲际及世界的各项重大比赛中，屡有上佳表现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山东省内开展篮球比赛，在1962至1965年的比赛中（其中1964年未举行成人篮球赛），烟台市篮球队连续4年称王。

最难忘的是1965年在徐州举行的邀请赛，在这项赛事中，我们两胜河南队，最多一次赢他们三十多分，决赛中仅负于大名鼎鼎的上海队。作为一个地级市球队，在强手如林的省级队比赛中能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，足见这个奖杯的成色之足。

藏在记忆深处的还有1964年对吉林队的比赛。当时，烟台市里相当重视，从烟台一中抽调部分学生到现场把门、维持秩序，相当于现在的志愿者。当时我正在为球票发愁，没想到“瞌睡送来个枕头”，我报名当上了现场的服务员。当时吉林队刚参加完全国篮球联赛，士气正盛，从烟台路过时被“截了胡”。

比赛那天，好家伙，看台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。毕竟球场太小，容纳观众有限，很多买不到票的人，都骑在墙头上、坐在树上看球，甚至附近平房顶上都站上了人。

比赛开始后，烟台队每投中一个球，狂涛巨浪般的声音就会在现场响起。双方势均力敌，比分一直没拉开，现场观众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当时记分牌是手翻的，也许现场的火药味过于浓烈，导致翻记分牌的人也很紧张，偶尔发生掀错分或忘记掀分的现象，观众都会焦急地大声提醒。比赛进行到最后，双方都有人因5次犯规被罚下，比赛临近结束时，烟台队1.96米的主力中锋离场，比分打平，观众的心立马悬了起来。见此情景，烟台队教练叫停，重新布置战术。现场声音非常嘈杂，好在我当时站的地方离烟台队不远，勉强能听见教练的吼声：“轧（烟台口语，阻挡，防守之意）住对方的小个子后卫，轧死他，防止他溜底线传球，中锋要两个人轧！不能让他转身轻松投篮。”那场比赛，烟台队赢了吉林队2分，现场观众的情绪被彻底点燃，人们在尽情享受一个难忘的篮球狂欢之夜，久久不愿离场。吉林队的教练员嫌烟台籍的小个子裁判员不公，迟迟不肯签字。比赛结束已是深夜，组织者下挂面款待我们，算是酬劳。

## 四

我认为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是烟台篮球事业的一个巅峰时代。每一座奖杯、每一张奖状，都是小城烟台写给篮球的情书。其实，体育不仅仅是一项健身运动，在激烈的碰撞中迸发出的炫与技、力与美、泪水与欢乐，远远超出了篮球运动本身。它可以呼风唤雨，使一个群体、一座城市、一个民族，乃至一个国家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，从而转化成追求胜利、渴望走得更高更远的动力。上世纪70年代，原国家体委授予烟台“篮球之乡”的称号，可以说是实至名归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，



烟台承办了不少大型篮球赛事。2000年左右，烟台篮球又进入短暂井喷期，我印象中有：1998—1999赛季，烟台是全国男篮甲A联赛济军天马队主场；2001—2002赛季，烟台是全国男篮联赛山东永安队主场……2015年末，烟台作为CBA联赛青岛双星队主场，在烟台市体育公园，CBA温暖了那个初冬之夜。我也在现场观看了比赛，可以说座无虚席，震耳欲聋的加油声响彻夜空，让烟台过了一把“魔鬼主场”的瘾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到渔业公司工作。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烟台篮球坛的一代霸主，公司及各下属单位仍有篮球队，每到周末，公司都会举行篮球比赛。此时的鲁树森、申积正等因年龄大了已不再打球，但仍担任裁判员或教练员，对大家进行传帮带。工会还成立了女子篮球队，培养出陶玉、常虹、潘钰等一批优秀的年轻球员，她们经常到其他单位进行友谊比赛，在圈内小有名气。

## 五

原西南河市体育场西边有一些球场，最北边的是个篮球场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，那里还是烟台尚存不多的“篮球角”，很多痴迷篮球的人凑到那儿活动。因人数众多，且只有一个篮球场，他们只能分成好几帮，采用擂台制，轮流坐庄，输者下场。

我还有两个熟人，他们都在市直一家单位工作，为区分他们，我将他们一个叫大陆，一个叫老陆。老陆胖，大陆矮，两个人都是球迷，老陆逝于一次看篮球比赛之后，而大陆明知得了重病，去世前一个月，我还看见他坐在看台上看比赛。

之所以加上这几段后缀，是因为我想说：烟台篮球的群众基础犹在，再创辉煌或许只是时间问题。